



外婆的菜园子

□虞燕

外婆动过大手术后，儿女们便严禁她下田劳作了，怕她脚力不健只身摔倒在田里或掉进田边的小河，后果不堪设想。在田里操劳了一辈子的外婆显得很不甘心，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嘀咕来嘀咕去，无非就是埋怨儿女们剥夺了她种菜的权利，又从屋子的角落里摸出锄头、耙头等翻来覆去地看，边看边叹气。

阿姨们也在背后偷偷叹气：唉，不让她下田好像挺残忍，但又该怎么办……

不想，有天清晨，趁大家未睡醒，外婆把院子里没浇筑水泥的地方都翻了土，还趁大家没完全回过神之前赶紧撒了种子，浇了水。最后，她拄着锄头望着自己刚开垦出来的“农田”出了好大一会的神。当然，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外婆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收罗了一堆的泡沫箱、大小不一的破瓦缸破瓮等，并要求阿姨舅舅从河对岸的田里不断运泥土过来，她道出了她的“宏伟计划”——在院子里搞一个菜园子。

大家愣了半晌后只得苦笑着配合，毕竟，这也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好办法。

外婆不发牢骚也不唉声叹气了，每天一睁开眼就拿起小铁铲直奔院子。她坐在小竹椅上把运来的田泥一一填进那些四四方方的泡沫箱及多款形状各异的缸坛瓮罐，嫌泥不够，便拎起铅桶一声不吭地在自家屋子旁或邻居家周围搜寻，总有一些散发着花香和草气的泥土被她装进桶里带回来。待播下种子或植上菜苗后，外婆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都在院子里转悠——瞧瞧种子有没有破土而出，菜苗们是否精神焕发，松松土浇浇水，有时候还要小心翼翼地把泡沫箱和缸坛瓮罐们移动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因为阳光会在一天的不同时段停留于院子的不同角落，所以，外婆一天内甚至会尽心竭力地搬动数次。

那次突然下暴雨，外婆胡乱套了件雨衣就冲进雨里，把一个长满了小嫩苗的泡沫箱奋力往屋檐下推，边推边拼着劲地喊大伙赶紧帮忙，她怕暴雨把菜苗都毁了！阿姨和邻居合力将那些外婆的命根子一一转移到屋檐下躲雨。外婆被大雨淋得够呛，可她顾不上擦干头发换掉湿衣服，非要一个坛子一个缸子地细细看过去，确定苗儿们无大碍才舒了口气。雨过之后，她又一一搬到原位。根据蔬菜喜阴或喜阳的习性，外婆还会时不时地给它们调一下位置。我们跟外婆开玩笑：您这菜园子真是好啊，可以随时流动呢！

二阿姨说外婆实在固执，她从市场上买的肥料外婆看都不看一眼，非得自己去屋后的粪缸运肥，还把大家平时吃剩下的水果皮收集起来发酵、腐烂，作为养料。随着菜苗们越来越茁壮，外婆给它们分类、移栽。有的幼苗需要从集体生活过渡到单独生活，“房间”不够，外婆将家里的饼干箱和脸盆都拿出来种菜了；像南瓜、冬瓜、花菜这样不适合盆栽的则要定植到院子的“农田”里；南瓜被特意安排种于围墙边，以便它的藤蔓可以在单调的院墙上相互纠缠交叠，逐渐葳蕤；大的泡沫箱里种上了西红柿，外婆熟练地将三根细细的竹棍子插入箱边的土壤，并用粗棉线在西红柿主杆上绕一圈后再绕到棍子上作为支撑；水灵灵的小油菜们挤挤挨挨地凑在破缸里，绿意盎然；葱和大蒜在一只破脸盆里和平共处。蒿菜、雪里蕻、韭菜、菠菜、青椒……在各自的“房间”里均长势良好，“流动菜园”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

“农忙”时，外婆在院子里侍弄她的“流动菜园”，忙碌着愉悦着；“农闲”时，外婆在院子里守着她的“流动菜园”——她从这边看过去，又从那边看过来，站着看，蹲着看，脸上的每一条褶皱都飞扬着满足。

院子是半开放式的，过路人颇多，或到河边洗东西，或去河对岸的菜地，那缸坛瓮罐盆加泡沫箱组成的“流动菜园”总会吸引他们驻足，赞叹：菜种得真好啊！外婆呢，则神采奕奕地站在那儿：家里缺什么菜？割一些过去吧！她特意多种了葱和蒜，方便大家随时取用。每逢左邻右舍说起他们都是外婆“流动菜园”的受益者时，外婆笑得自豪：菜种上来当然大家一起吃才好嘛！

岳父学画

□陈武耀

岳父学画，学的是中国画。

两年前，岳父成了老年大学花鸟画班的一名学员，开始学习中国画。

岳父原本是个地道的农民，要说绘画的基础，自然是一张白纸。此前，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接触过绘画，最多只是喜欢而已。记得儿子小时候那会儿，岳父为逗外孙玩，经常用铅笔或自来水笔画些小动物，还有古代的将军如关羽、程咬金之类，看上去倒有几分神似，也算是无师自通。

岳父对上老年大学一直很期待，能到那里跟老师学画，在他看来是圆了梦，所以就特别用心去学。课堂教学是每周一次两个小时的课，教画的老师画画得好，教学经验也丰富，能因人施教，几堂课下来，让岳父求知的欲望一下高涨起来。妻还特意在网上买了《芥子园画谱》及徐悲鸿等名家的画册送岳父。

初学中国画，从笔墨线条学起，最初的几堂课便是练习线条，感受用笔技法。然后由老师现场作画示范，一边挥毫泼墨，一边讲解要领，勾皴擦染点，恰到好处，一气呵成，顷刻间，一幅精致的花鸟画便呈现在学员们眼前，这让岳父既钦佩又羡慕。岳父为此常常提及，说那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每次去老年大学，岳父要赶十几里的路，虽说是坐公交车出行，但毕竟上了年纪，我们都替他感到累。可他觉得轻松，我想主要是岳父喜欢上了这门课的关系，喜欢了，就会去钻研，其他的一切困难都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其实，学画仅仅靠每周两个小时的课堂教学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还是靠自己平时多画多练，自己去领会，去揣摩，去消化。每次课后回到家，岳父第一件记挂的事就是如何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所谓的作业，起初只是简单地练习笔墨线条，然后发展到花花草草的分解步骤，再后来便是临摹整幅画了，待下次上课时带去请老师点评。老师看到画以后，适时进行深入浅出的点评，让人加深印象，当然也是以鼓励为主，肯定进步，但发现存在的问题还是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岳父听后也心服口服，还不忘在笔记本上记上几笔。

岳父家中有张专用的“画桌”，那是由我儿子小时候用过的一张婴儿床改建而成的，因陋就简，倒也实用。岳父的不少画作多是在这张“画桌”上完成的，他什么都画，其中画得最多的要数鸡马牡丹菊花了。鸡马，是临摹徐悲鸿的，牡丹菊花，是临摹齐白石的，还有牛，是临摹李可染的……临什么像什么，若是几天不动笔，心里就似乎有点不踏实。他给自己规定，每星期至少画一至两幅画，那是雷打不动的。渐渐的，在左邻右舍中有了“画家”的名声，让岳父怪不好意思的。而我每次去岳父家，仿佛来到了一家画廊，也总能见到几幅新作，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晾在桌上，有的墨迹未干，岳父便会说这幅是前几天画的，那幅刚画好，如数家珍般。岳父说，等下次你们搬新居，要是喜欢，送一幅给你们。妻和我一边应着，一边忍不住打开手机拍下来，晒到微信朋友圈上，引得众人点赞。

学画的日子长了，与以往相比，岳父的气质似乎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有时论起画来，两眼放光，神定气闲，术语说出来一套又一套，什么墨分五色、意在笔先，什么布局构图、疏密有致。看来岳父经过老年大学这几年的学画，确实有些成效。妻说，要是老爸再早几年学画，说不定到现在进步还要快点呢！

去年老年节期间，岳父的一幅画经过层层筛选，有幸被选中在区文化艺术中心大厅展出，不久又在老年大学校报的专栏上刊出，这让他老人家着实乐了好一阵子。虽说画是临摹的，却颇得任课老师的好评。我见过那幅画，和原画一对比，还真是惟妙惟肖，一笔一画中也足见岳父做事的认真和坚持。

我想，岳父学画的过程，收获的不仅仅是绘画的技巧，更多的是晚年生活的快乐。